

段雪莲◎编著

荒淫无道

HUANGYINWUDAO
SUYANGDIZHUA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隋炀帝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力求深
帝王的
瑰丽的

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画卷。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隋炀帝短暂的帝王人生生动而又不可思议。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城，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而他却又弑亲兄、奸后母，残害忠良，一生巡游无度，靡费奢侈，乱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最终断送了隋文帝开创的大好基业。

帝王传大系



荒淫无道 HUANGYINWUDAO
隋炀帝传 SUYANGDIZHUA

隋炀帝传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书
段震连○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炀帝传 / 段雪莲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402-8

I. ①隋… II. ①段… III. ①隋炀帝(569~618)
- 传记 IV. ①K8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9452 号

隋炀帝传

段雪莲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1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402-8
定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com>

前 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要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峰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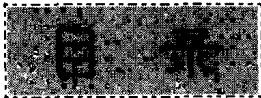
目

录

MU

U

OO
—



第一章	天元无道威逼臣媳	众望所归杨坚辅国	1
第二章	杨坚除藩改周为隋	独孤皇后一语天机	10
第三章	晋王仁孝遵师教诲	邻家萧女出嫁为妃	21
第四章	突厥感恩归附隋朝	陈国气数危在旦夕	32
第五章	晋王用计赚得美名	杨广受命讨伐陈国	42
第六章	杨素初战获得大捷	陈国后主不知亡期	50
第七章	后主荒淫众将降隋	晋王完胜率军返朝	60
第八章	太子心中忧虑不堪	晋王风流初显苗头	70
第九章	天子亦有无奈之时	杨广早存帝王之心	77
第十章	皇太子自建庶人村	晋王使计挑拨事端	88
第十一章	杨广密谋夺嫡大计	凤凰赢得宣妃美言	99
第十二章	万事俱备只盼东风	废黜太子尽如人意	107
第十三章	晋王登上太子之位	山阴偶遇宣华夫人	120
第十四章	文帝有意重立杨勇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27
第十五章	密旨传来是福是祸	杨广猜透帝王心思	138
第十六章	杨广佯睡蒙混柳述	掌孤灯燃尽了膏油	147
第十七章	杨勇夫妻命断废园	秘密登基铲除异己	156
第十八章	杨广召见汉王进京	汉王破计起兵反抗	167
第十九章	德言乐昌破镜重圆	良才失误获得闲职	175
第二十章	修建桥梁造福百姓	隋朝达到繁盛时期	187
第二十一章	石匠充当开河没夫	大材小用怨声四起	199

第二十二章	流萤巧逗宣华夫人	没夫感恩意外丧生	207
第二十三章	李通不辛命丧坟墓	杨素出头惹烦君上	221
第二十四章	杨广智永开怀畅聊	奇特木鹰竟会捉鱼	236
第二十五章	李春赚的双喜临门	宣华夫人暴病归天	244
第二十六章	运河开通上下欢腾	御医受旨探视杨素	257
第二十七章	萧后柳娣无事闲聊	皇上南巡大肆铺张	265
第二十八章	杨广下旨制造车仗	德言乐昌幸得山鸡	273
第二十九章	隋炀帝赐名孝敬村	太子去世惹出多端	277
第三十章	隋朝之势达到顶峰	皇上屈尊迷楼奇观	287
第三十一章	皇上率领御驾亲征	连战失利偃旗息鼓	294
第三十二章	隋炀帝征伐高句丽	杨玄感反叛阻进程	303
第三十三章	振臂高呼旗开得胜	中了圈套一命呜呼	311
第三十四章	萧后忠言惹怒杨广	荒淫残暴本色毕露	321
第三十五章	杨广雁门险些丧命	李世民献策救皇上	334
第三十六章	皇上已非当年晋王	五子之歌惹祸上身	343
第三十七章	李密化为教书先生	旧时相约上瓦岗寨	356
第三十八章	好汉聚首烽火燎原	豪杰商讨正式宣战	366
第三十九章	李渊发动晋阳兵变	开皇盛世已到尽头	374
第四十章	迷楼日日风花雪月	隋朝基业烟消云散	384

第一章 天元无道威逼臣媳 众望所归杨坚辅国

公元580年，阴历二月初一晚，北周王朝的皇宫里面，华灯万盏，如同白昼一般。宫中的大殿之中，佳酿珍馐堆满了一排排的案几。杯觥交错间，时不时地有三五成群的靓丽佳人走出来。顿时人声、乐声、碰杯声变得沸沸扬扬，让这残忍的冬寒夜里的宫殿，竟生发出一丝丝阳春三月里的融融暖意来。这一天是周宣帝宇文赟为自己称作天元皇帝而摆设的盛大庆祝宴席。

宣帝宇文赟即位时仅有二十岁，但是即位仅有时间，就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儿子静帝宇文阐，他转身变成了所谓的天元皇帝，甚至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进行庆祝，这着实让王公大臣们想不明白。

宇文赟从幼时起，二十年来，父皇武帝宇文邕治理朝政、管理国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始终难以忘怀。但是今天想来，当时自己还过于幼稚，只看到父皇做帝王威权的一面，羡慕那尽可享乐的好处。一直到千年父皇驾崩，自己即位，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阵子皇帝之后，才深深体会到，原来做为皇帝还有这样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竟然如此的苦不堪言。

每天早起自然不要说了，就是入夜之后的那些声色歌舞的事情也有不少，每天有数不尽的奏折要批，做皇帝的美妙享乐竟然还不及做太子的时候，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最令他心烦恼怒的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是将那些善于纳谏的皇帝叫做明君，否则就是昏庸无道。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就是因为几个臣子每天都在他的面前唠叨个没完没了，才会让他变得心烦意乱，因此败坏了他的许多兴致。如此看来，做皇帝又有什么好处呢，甚至劳神愤怨的一面。世人仰慕皇权帝位，真是知表不知里，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宣帝宇文赟做皇帝仅仅一年的时间，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了做皇帝的个中滋味。于是，他开始盘算，该怎样做才能将这太美好美妙的一面抛开，做一个既不失国家社稷，又可尽情享乐的皇帝。每天，听的是自己爱听的，看的是自己爱看的，吃的是自己想吃的，玩的是自己想玩的。这才无愧于一个皇帝的称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

于是，宣帝决定将自己的皇位传于儿子，大成元年继而改名为大象元年，而宣帝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天元皇帝。

这一刻，天元皇帝威严地坐在大殿之上，在众王公大臣的欢声笑语中，在璀璨华丽的灯光照耀下，饮美酒，听华乐，已经进入微醺的状态。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品尝到了最为一个皇帝应该享受的快乐。从今以后，没有必要再去想那些蚂蚱成灾、贼寇出没的事情，再也不用去听那些喋喋不休的劝谏之辞。他饮了一口酒，缓缓地咽下，接着双唇猛一张开，喷出一股酒气，然后夹了一块牛肉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脑袋微微地摇动，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隙。

蓦地，他的头停止了摇动，两只眼睛忽然睁开。他看见，在自己左后方几乎靠近大殿门口的地方，坐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夫人。天元皇帝定了定神，抬手把身边一位内侍叫到自己的跟前，用自己的下颌朝着那位夫人坐的方位探了探，问道：“你知道她是谁的夫人吗？”

内侍躬身答道：“回陛下，那一位就是西阳公宇文温的新婚夫人。”

“哦！”天元皇帝轻轻点了一下头，“这样说来，她就是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媳了？”

“陛下，正是。”

杞国公宇文亮和天元皇帝宇文贊是从祖兄弟，但是，在皇宫里只有君与臣，君主就是至高无上的。一旦自己被选中，那么你便是为了服侍君王而生的。天元皇帝想着，想着，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遣内侍唤来两名宫女，伏在耳畔如此这般地一番面授机宜。二宫女连续点头，领旨转身走了，来到尉迟氏的桌几前面。首先在脸上表现出一片惊羡不已的神色，然后启开朱唇，称赞尉迟氏的身姿窈窕、容貌俊美、天生丽质、举世无双。然后说道，夫人的面相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二宫女还端起酒杯轮番敬劝。

尉迟氏虽为贵妇，但是毕竟是新婚燕尔，身上免不了有几分新娘子的腼腆。再加上她又是第一次进宫，第一次参加皇帝的宴会，第一次见到这样宏大的场面，自然显得拘谨。这时候，又有两位宫女来到她的面前，又听说这二位女子竟然还是天元皇帝的贴身随侍，有一点受宠若惊。见到两位宫女端着酒杯，你来我往地向自己轮番进攻，只是可怜了这尉迟氏只有一杯一杯饮酒的份儿，全没了插言说话的间歇。坐在一旁的西阳公宇文温也看得目瞪口呆，心下着急、愠怒，脸上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恼怒之色。

终于，尉迟氏再也支撑不住了，趴伏在桌几上，直到宴席散去，也没能抬起头来。宇文温急着带妻子回府，但是无奈尉迟氏酒醉不醒，根本走

不动。这两位宫女提议先让夫人去后宫休息，等明日酒醒后再接回府中。宇文温虽然心中大不情愿，但也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只好谢过宫女，并再三叮嘱要好好照料，退出大殿回家去了。

半夜时分，尉迟氏在昏睡中逐渐醒来。她只是感觉全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头脑胀痛，十分口渴。她用一只胳膊勉强支撑起身体，试图坐起来找一杯水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人带着笑意的话语：“夫人，是不是要喝水啊？朕早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听见这句话，尉迟氏大吃一惊，一时间酒意全无，彻底清醒了。她睁大双眼，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睡在西阳公府的卧房里，身边躺着的这个男人并不是西阳公宇文温，而是天元皇帝。她知道自己已经深入虎口，但是无奈他是君王，最后几经挣扎，还是受了天元皇帝的侮辱。

杞国公宇文亮知道自己的儿媳尉迟氏被留在了宫中没有回来，就知道事情不妙。

对于自己的这位同宗兄弟、当今的天元皇帝宇文贇，他简直太了解了。若是武帝不是因为在与北伐突厥的归途中突然驾崩，周朝皇权也不会这么早就落到这个败家子的手里。宇文贇自从即位之后，不仅靡费荒淫，更是肆无忌惮，而且经常喜怒无常、责罚无度。不仅对朝臣这样，对后宫的妃嫔及宫女也是如此。稍不顺意，就呼唤手下杖背一百二十！最无道无德的是，如果今日哪一位妃嫔被杖责，到夜晚宣帝定去与她作乐。而这位可怜的女子还得百般逢迎，伺候得他尽兴舒坦。稍有不慎，又是杖背一百二十！

就连武帝亲自为他选配的妃子、当今的皇后杨丽华，他也是动辄打骂。要知道，皇后是贵族家的女儿。他的父亲隋国公杨坚，是武帝依仗信赖的心腹宠臣，为周朝立下了汉马功劳，位高权重，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宣帝宇文贇却全然不理会老岳父是什么来头，依旧我行我素！

宇文贇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专心做声色犬马的天元皇帝。也就意味着不知哪一家的妻子女儿就要倒霉了。而令杞国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倒霉就是自己的儿媳。

尉迟氏过了半个月才回到府上，宇文亮私下里叮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细细查问，尉迟氏只好将自己被天元皇帝强行留宿侍寝的前后经过全盘说出。听说自己的儿媳被霸占，妻子被侮辱，宇文亮父子如同五雷轰顶，捶胸顿足，任谁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于是，宇文亮父子二人马上派人召集了十几位自己的心腹将吏，前来商议计策，意图要推翻昏君。

宇文亮说：“天元皇帝之所以可以这样肆无忌惮，还不是依仗着上柱国、鄖国公韦孝宽手中握有重兵。所以，我想在今晚袭取韦公营寨，夺得兵权，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另立新帝，大家认为如何呢？”

此事得到众人的赞同，决定在晚上举兵。

入夜之后，宇文亮亲自率领数百名兵马，朝着韦孝宽的营寨奔驰而来。只听见营帐内刁斗无声，一片寂静，只有数点香火一明一灭，映出三两个手持刀枪、来回游巡的兵士身影。宇文亮轻声说了一句：“简直是天助我也！”遂策马领兵，呼啸着杀进营寨。待砍翻岗哨分兵冲入几个营帐一看，宇文亮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座空营！其实，在他们议事之后，就有人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韦孝宽。宇文亮知道大事不妙，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得一声呼哨一时间杀声震天。宇文亮带着几个人逃出了不足二里，忽然看到前面一座小土坡下突现出十几炬火把，同时就听有人喊道：“杞国公，留下头颅再走！”

宇文亮一看，此人正是上柱国、鄖国公韦孝宽率领百余人马挡住了去路。

宇文亮说道：“鄖国公，当今天元皇帝肆无忌惮，昏庸无道，众人有目共睹。我身为宗室，铤而走险，走到今天这一步，从大的地方讲是为了国家社稷，顺应民意；从小处说也确是迫于无奈。鄖国公您深明大义，更应与我等共同起事，一定会一呼百应！”

韦孝宽没有理会，只是率众兵围了上来。仅一会功夫，宇文亮就被韦孝宽一刀斩下马来，结果了性命。

此时此刻，皇宫里的天元皇帝宇文贇并没有就寝。他尽量压抑着心中的激动，在静静地等待着韦孝宽的消息。

最终，韦孝宽来了，带来了宇文亮的人头。

天元皇帝立即下令宿卫军抄斩宇文亮、宇文温全家，惟独赦免尉迟氏，并命专人于当夜护送至宫中。

三天后，天元皇帝传旨：立尉迟氏为长贵妃。又过了三天，他召集了小宗伯辛颜之、博士何妥等几位朝廷重臣，想要册封长贵妃尉迟氏为皇后。”

从即位至今，宇文贇已经册封了四位皇后，她们分别是天元大皇后杨氏、天大皇后朱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陈氏。几位大臣听说天元皇帝又要增立皇后，几位臣子沉默了片刻。这样僵持了好久，最终还是小宗伯辛颜之率先开了口：“陛下，历朝历代，君王皇帝只有一位，而皇后也只有一人。如今，皇上已经册封了四位皇后，于先朝传统律制来讲实

为不妥。微臣以为，万万不可再增立新的皇后。”

天元皇帝听后，脸色马上变了，转身问道：“何卿，那你意下如何呢。”

博士何妥原本就是一个巧言令色、阿谀奉承的臣子。他慌忙答道：“陛下，先秦的古代王朝就有先例：帝喾有四位妃子，虞舜也有两位妃子。如此看来，先代立后，亦并没有数限。臣以为，立一位还是几位皇后，惟陛下旨意而可以行之。”

何妥的一番话，让天元皇帝的脸顿时转怒为喜。

天元皇帝了却了一桩心事，心情感觉非常惬意。他本来想要将增立皇后的好消息亲自告诉尉迟氏。刚要起身，只见到天元大皇后杨丽华气冲冲的闯了进来，双膝一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天元皇帝知道她是为了新立皇后的事情而来，宇文贊非常生气。

杨丽华双眼直视天元皇帝：“陛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增立皇后，有违纲纪，臣妾恐朝野耻笑。”

虽然天元皇帝的脸已经变了，但是皇后杨丽华依然神情若定，说：“臣妾之为了国家社稷，才胆敢冒犯上之罪进谏，还望陛下三思。”

最后，天元皇帝命人责打皇后一百二十大板，随后又在杨丽华的激怒下，赐她自尽。便朝着尉迟氏的住所去了。

正巧，这时候内史郑译有要事需要面奏天元皇帝。还没有到殿前，就远远见到宇文贊怒气冲冲地朝着后宫的方向走去。郑译深知天元皇帝的脾气，知道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宦臣中有一位曾做过郑译的随侍，颇得私交，便对郑译详说了事情的原委。郑译听罢，脸上已失了颜色。当下将那位宦臣拉到一旁，轻声密嘱：“快将皇后搀入别宫，请太医诊治。赐死一事先拖延一下。请诸公放心，所有事情皆由老夫担待。拜托了！”

郑译转身而去，急急忙忙奔向自己府上。郑译与皇后杨丽华的父亲交情甚深，如今见到这种情景怎会不焦急万分？郑译回到自己的府上，疾书便箋一封，交给自己的心腹侍卫，遣其快马加鞭连夜去往隋国公府，将宫中发生的一切报告给杨坚和他的夫人独孤氏。

自宣帝即位后不久，杨坚就一直被忧郁与烦恼包围着。自己的女婿做了皇帝，女儿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后，作为国丈的隋国公杨坚却总是呆坐在书房里，眼瞅着窗外刚发新绿的柳枝怔怔地出神。他时常这样呆坐着。翻开书卷并不阅读，备好笔墨亦不书写。茶凉透了也未喝上一口，一坐就是半晌。

杨坚在朝中作为朝廷重臣，位高权重，他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地位，还

要得益于他的父亲杨忠。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将领，地位日隆，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马，爵封隋国公。杨忠去世后，杨坚承袭了隋国公的爵号。杨坚一直得到武帝的重用。但不幸的是武帝在北伐突厥途中突然驾崩，自己的女婿继承皇位，杨坚却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此时，杨坚望着窗外的景象，忍不住又是一声叹息。

听到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抬头看时，夫人独孤氏急匆匆走进来，脸上尽是仓皇之色。杨坚急忙问道：“夫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独孤氏气喘吁吁，一时间难以平静下来，只将手中的一张字条递给杨坚，说：“……内史、郑译……”

杨坚明白是郑译派人送来了，急忙打开看了一眼，顿时大惊失色，但是杨坚毕竟经历的事情多了，看事情比较全面，考虑的较为周全，他很快稳定下来，紧锁眉宇，倒背双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然后果断地对独孤氏说：“这件事还是由夫人出面最好。虽然天元皇帝昏庸无道，但是毕竟还年轻，还不至于会和一位老夫人过多计较一点情面都不留。况且，对于妇道之言，他也不会有太多的猜忌疑心，夫人只管多讲些陪罪的话、好听的话就是了。而我身为朝廷重臣，如言语间稍有不慎，他又会疑你有谋反之心。这样不但救不了女儿，闹不好会与杞国公遭同样灾祸，殃及全家！”

独孤夫人听了之后，急匆匆地进宫面见天元皇帝去了。

事后，杨坚让夫人出面求饶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天元皇帝经不住独孤氏的一再磕头求情，最终免去皇后一死。

独孤夫人走后，天元皇帝将博士何妥召来，问道：“杨坚为何不来见朕为皇后求情，是不是另有缘故？”

何妥可不敢乱加猜测。杨坚是朝中位高权重的丞相，又是天元皇帝的岳父，可为逢迎天元皇帝而把杨坚贬得太惨。于是，何妥沉吟片刻，答道：“陛下，隋国公只是将陛下责罚天元大皇后当成了家中的私事。如果出面求情，恐怕有国家大事混淆的嫌疑，这样反而会让陛下感到为难。让夫人出面处理家事，似乎更合情妥贴一些。往重里说，杨坚似乎还想摆一下岳父的架子。此外，愚臣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了。”

宇文贊听罢，又说：“杞国公宇文亮与朕是同宗兄弟，他都有举兵叛逆的举动。那么在别臣外戚中，是不是也会有人存在这样的非分之想呢？”

“回陛下，对于这一点微臣的确不知，又怎敢妄加揣测。”何妥回答的时候，脸上满是尴尬。

天元皇帝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实在欠妥，于是，他和善地笑了一下，说道：“何卿不必多虑。”于是命令他退下了。

天元皇帝的疑虑并没有因此消除，他虽然赦免了天元大皇后杨丽华，却命令她暂居别宫，名义上是因为她病体不便挪动，只好就地疗伤，实际上就是软禁。同时在隋国公府周围安置了眼线，日夜监视杨坚及其家人的行动有无异常。

十几天过去，他又召杨坚进殿议事，并吩咐宿卫兵士，一旦察觉杨坚神情异常，便可见机行事，将他立斩于殿下。

可杨坚神情自如，谈笑风生，更顺从着宇文赟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并没有异常。天元皇帝见无从下手，也就没了谈天说地的兴致，便放杨坚回去。

天元皇帝对杨坚心存猜忌，但是又抓不住把柄，一时没了主意。

杨坚出宫之后并没有回家。他悠哉优哉地来到了内史郑译府上。

自从独孤夫人出面求天元皇帝免女儿一死之后，杨坚时时刻刻揣着三分警惕之心。这一次奉旨进殿议事，见到天元皇帝根本没有议论国家大事的意思。再看那班侍卫，一个个端足了架势，清一色的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严肃面貌。杨坚心里明白，今天如果稍有差池，隋国公就会与杞国公在地下相见了。

等到与郑译在客厅坐下，杨坚直截了当地说：“郑译兄，天元陛下对臣下的疑心越来越重，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郑译点头表示认同，说：“这种情势我已经看到了，不知仁兄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吗？”

“唉！”杨坚长叹了一声，“若是想要从根本上化解恐怕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是缓解。需要你从中帮我一把。”

郑译干脆地应道：“不必客气，请尽管吩咐。”

杨坚说：“今日又听天元陛下谈及征讨南陈之事。你身为内吏，与陛下朝夕相见，不知他是否真有讨陈的意思。”

“确有此意。”

“那就好了。讨伐南陈，必需几位将帅领兵出征。如若议定将领人选，万望郑译兄在陛下面前尽力举荐愚兄。只要远离京师，杨坚就逃脱了樊篱。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要想再加害于我，就会有点力不从心。到那个时候再从长计议。”

郑译听完之后表示赞同。但是，他又进一步叮嘱杨坚说：“这并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完事的。仁兄一定要耐下心来，千万不可以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只有这样，事情才会办得顺畅一些。否则……”

一席肺腑之言，让杨坚感动不已，连忙点头说道：“请放心，愚兄心

中已经有数了，拜托了！”

遂拱手称谢，告辞。

出乎杨坚与郑译意料之外的是，他们二人商议好的脱身良策，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没有用处了。

初夏，天元皇帝突然病倒了。最初，宇文贊见到这场病情来势汹汹，于是吩咐太医下几剂猛药，想要一举攻克，不料五七日下来竟然一点起色都没有，身体反而更加糟糕，整日躺卧床榻上，活动一下都觉得非常困难。他这才心服，自己的确已经真元尽亏，难以再起了。情急之中，他令人速召小御正刘昉、中大夫颜之仪入宫，打算面嘱后事。不曾想他病情瞬息多变，等到刘昉等人来到病榻前时，宇文贊已经是面色灰黄，喉咙嘶哑，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昉等人见到这种情形，只好说了几句请陛下静心调养之类的安慰的话，就急忙退下了。

刘昉已经看明白，天元皇帝的时日已经不多了。他急忙找到了内史郑译，先对他描述了天元皇帝的病况，然后说：“天元陛下病人膏肓，你我身为朝臣，当为国家社稷担忧，想出些办法来应付眼下的局面。”

郑译说：“御正所言甚是。多年来，北有突厥屡犯边境，南有强陈虎视眈眈。一旦天元陛下驾崩，皇帝年幼当政，根本没有能力掌理国家大事。如果有外寇乘虚而入，恐怕又会引发内乱，此时国家将不堪设想。如今之计，就是选一位强者监国辅政才可以啊。”

刘昉说：“内史大人说的有理。我想，杨坚在朝多年，朝廷上的威望极高，而且还是皇后的父亲，请他出来监国辅政，是众望所归啊。”

这些话简直是说到了郑译的心坎里。放眼全朝，可以担此重任的，非杨坚莫属。于是，刘昉、郑译二人马上驱车前往隋国公府，找杨坚一起进行商议。

没想到，杨坚竟然一口回绝，拒不应承。他说：“二位只考虑到一面，并没有想到另一面。虽然我是皇后的父亲，但怎样说都是外戚。身为监国辅政，恐怕会有挟私谋位的嫌疑。”

刘昉一听就急了，“隋国公大人，现在都已经迫在眉睫，你还会顾及他人的议论！”

郑译也说：“外戚并非要害，关键是要看谁。这些年来，以隋国公的处事为人，不但可以博得汉臣的信服敬佩，就是许多鲜卑王公将臣也与你友谊甚深。隋国公监国辅政，定会倍受拥戴。”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几位藩王在外，并且各自握有兵权，怎么会甘心俯首贴耳称臣于外戚？一旦闹出什么乱子，必然会殃及黎民百姓。其

结果你我担待不起的！千思万想，还以为不妥。”

刘昉急得嗓子眼儿里都要冒火，他一拍大腿站起来，说：“请隋国公还是先不要去担心几位藩王作何感想。事已至此，我说几句杀头的话吧。天元皇帝即位以来，持政无能，荒淫奢靡，屡违天意，群臣有目共睹。江山社稷已经不堪，天下百姓民怨鼎沸。幸得他病势危重，国家才有了一线得救的转机。此时此刻隋国公若不监国辅政，天元皇帝的那几位藩王兄弟定是不甘寂寞，一个个当仁不让，争夺皇位。到那时，不但天下大乱不可避免，你我等人的身家性命恐也难保了！如果隋国公对辅政一事再三辞让，那只有叫我刘昉来监国，管他群臣不服、天下乱不乱，就是乱，也要乱的痛快！内史大人，你以为如何？”

刘昉一急，竟然使出这样的激将法。郑译也故作紧张，说：“若此绝非上策，这种方法万万使不得。隋国公，你就不要再顾虑太多了！”

情势所迫，道理也讲得透彻了，再不应允，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杨坚终于说了句：“好吧！就依照二位的意思行事吧。”

接下来，三个人又秘密议定了几件需马上办理的事情。

郑译、刘昉二人回到宫中，立即主持布置了宫禁事宜，以静帝圣旨宣告：天元皇帝病重期间，文武百官无有宣诏不得进宫，违者以谋反之罪立斩！接着，他们又假传圣旨：召大前疑、隋国公杨坚入宫侍疾。杨坚就堂而皇之地来到了皇宫。这一切都瞒过了静帝——一个十岁的孩子，只要有人哄着他玩儿得高兴就行了。再说，静帝身边的人，都是刘昉、郑译安排的心腹，宫中所进行的事，一丝一毫也到不了静帝的耳朵里面。

第二章 杨坚除藩改周为隋 独孤皇后一语天机

就在杨坚侍疾的第二天，天元皇帝宇文贊就驾崩了。

此时，郑译、刘昉与杨坚立刻召集宫内的侍卫及其宦官，禁止任何人走漏消息。之后，让天元的儿子宇文阐继承大统。

一切都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进行着，杨坚真的松了一口气。杨坚直到此时才看清楚，自己距离九五之尊的皇位仅有一步之遥！虽然说杨坚今日监国辅政，朝廷大权尽在掌握之中，但是这必定是周朝，朝廷依然姓宇文。既然现在已经将自己推到了宝座脚下，为何不再上一步，开创一个属于杨家的天下！

这一夜，杨坚全无丝毫睡意。他面向窗外，遥望着浩瀚星河，想了许多许多……

第二天，杨坚找来刘昉，说：“陛下为先皇居丧还需一段时日，这期间我等主政，号令天下或节制文武百官得有个名正言顺的说法。而且，此事不宜拖延。”

刘昉说：“隋国公放心就是，刘昉早有计划。我这就去面见陛下”。

此时，静帝宇文阐在天台宫他父亲原先的寝殿里玩儿得高兴，他兴致勃勃地打开了一个父皇用过的柜橱，连捧带抓地取出一些物件，小山一样地堆在床上，然后一件件地把玩欣赏，觉得很有趣味儿。听到内侍禀报“小御正刘昉晋见陛下”，他也只说了句：“让他进来吧。”

刘昉进来，就说：“陛下，臣以为陛下喜好这类物件，似有不妥。”

静帝正拿起一件亵衣往自己身上比量，问：“有什么不妥的？”

“先皇驾崩未久，举国哀痛，陛下也正在居丧。在这时候陛下亲近欣赏那些艳丽轻佻之物，岂不是对先皇不敬吗？”

静帝听刘昉一说，就把手里的亵衣往旁边一扔，说：“听你的，不玩儿了！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刘昉奏道：“陛下居丧其间，不便亲理朝政，需有一人代为陛下掌理，以陛下的名义节制百官、号令天下，才不至于耽误国事。”

静帝摆了摆手，示意说下去。

刘昉答：“臣以为隋国公杨坚担当此任最为适宜。”